

长篇小说



寻龙记

我的战国女友

季海东 著

Back to the Warring States

九块玉石，
串起一场旷世奇恋；
七个诸侯国的艰难跋涉，
只为寻找那个命中注定的她。

寻龙记

——
我的战国女友

季海东
著



中共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龙记:我的战国女友/季海东著.——北京: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2012.12
ISBN 978-7-304-05934-7

I. ①寻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3604号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。

寻龙记:我的战国女友
季海东 著

出版·发行: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话: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

总编室 010-68182524

网址: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

邮编:100039

经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策划编辑:吴迪

版式设计:彭雅静

责任编辑:钟亚军

责任印制:李玲

印刷: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印数:1~5000册

版本:2012年12月第1版

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15

字数:376千字

书号:ISBN 978-7-304-05934-7

定价:42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本社负责退换)

公孙灿的意外穿越，发生在他30岁那一年。

他当时只是一个窘困的、落魄潦倒的三流小说家，双子座，谈了很多场乱七八糟的恋爱，匆匆结婚，又匆匆离婚。见过公孙灿的人，都为他的“金玉其外”暗赞不已：一米八三的身子，浓眉阔鼻，可以说是一表人才。接触久了，又难免为他“败絮其中”的生活状态唏嘘摇头，除了偶尔写写小说赚赚稿费，已过而立之年的公孙灿终日搓麻，灯红酒绿的迷醉场所从不缺席，也不知祸害了多少姑娘。

公孙灿是个歪才，闲书看了不止一箩筐，大街上找个退休老头下棋，嘴里不闲着，能说上半天，从盘古开天辟地，一路数到大清。老头只顾着听他胡扯，手里的棋路就乱了，索性投子认输。遇上人多，公孙灿“人来疯”的毛病就犯了，插科打诨，吹牛扯淡。高兴的时候有人见他吹过箫，还挺是那么回事儿。也有不少女人喜欢他，刚想表白，却见提上裤子的公孙灿从钱包里掏出几张百元大钞，一颗热烈而奔放的心就立刻哇凉哇凉的了。

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公孙灿，他的吊儿郎当是有家族遗传的。他的爷爷当年扛枪打过日本鬼子，战场上俘虏过日本兵，但后来发生的一切让人瞠目结舌——他的爷爷当了逃兵！这个老八路匪夷所思地撂下枪，一口气跑回农村，娶妻生子，心惊胆战地过完了下半辈子。爷爷的行为很让公孙灿鄙夷，在他正义感突然来袭

的时候，他甚至想举报这个逃兵，尽管这个人是他的爷爷。他始终弄不明白，枪法精准、杀敌无数的爷爷为什么关键时刻就掉了链子。而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切与公孙灿的穿越，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公孙灿清楚地记得，爷爷有一次喝醉了，主动“坦白”了当逃兵的原委。在一次战斗中，他俘虏了日本军官川岛，并在川岛的军用皮包里发现了让人吃惊的东西。那是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的背景是一个巨大的山洞，山洞出口有两道明显的车辙，而最为蹊跷的是，覆盖在车辙之上的，居然是一个极为骇人的龙爪印！

爷爷把那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拿出来时，公孙灿惊呆了。他仔细研究过那张照片，试图用电脑合成技术戳穿这个“谎言”，但是，当他看到爷爷浑浊的双眼，心里产生的同情让他暂时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他并不确定那个神秘的爪印就是龙留下的，但他看过《哥斯拉》和《侏罗纪公园》，他觉得除非是恐龙，不然任何生物都不会留下这么巨大的脚印。

“这是日本人拍摄的照片？”公孙灿问。

“是的，”爷爷说，“当年日本侵华，秘密勘探中国矿产，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山洞，并将之作为最高机密封锁起来。”

“车辙的痕迹很明显，是在沼泽地吗？”

“确切地说，那是一个隐藏在湖泊之下的洞穴。”

“湖泊之下？”

“是的，日本人炸毁河堤，爆炸声暴露了他们的位置，引来了后面的激战。”

“所以，车辙才看起来很深，那个巨大的爪印也异常清晰？”

“是的，爪印……哼哼，鬼知道那是什么……”

说完，爷爷沉沉睡去。

公孙灿倒吸一口凉气。

日本人、隐藏在湖底的洞穴、车辙、神秘的爪印、绝密档案……

公孙灿懵了。他活了这么多年，却完全不能解释所有的一切。他的头脑，他的知识，他的判断，他的小聪明，统统失灵了。他似乎明白爷爷当年为什么当逃兵了，也许，这个老八路究其一生，只是为寻找一个答案。他那晚做了一个梦，非常奇怪的梦，梦中的他是个逃亡的披坚执锐的将军，身后是“秦”字旌旗招展的庞大军队，天空浮游着一条金龙，他冲着一个小女孩喊：“快跑！”

梦就这样结束了。

公孙灿醒来的时候，觉得非常荒唐。

他是个小说家，虽然只是三流，但也出版了两本长篇小说。他就是个编故事的人，却被一个道听途说来的故事给绕了进去，真是荒谬。他觉得爷爷老了，难免会产生幻觉，甚至胡言乱语。

至于那张照片，借用爷爷的一句话：鬼知道那是什么！

公孙灿穿上西服，领带打得笔挺，头发一丝不乱，笑起来非常阳光。

如果单从外表上看，谁都会认为他是个有身份的人，说是公务员也会有人信。他今天的任务是假扮记者，蹭顿饭，或许还能讨个红包。他这几年一直都这样，混吃混喝，四处打秋风，实在没钱了才会写书，挣来的钱给女人买衣服，然后将这个女人抛弃，接着混吃混喝，循环往复。

对方显然相信了他的“记者”身份，正要得手的时候，公孙灿接到了朋友魏博士的电话，狐朋狗友聚会，一个都不能少。

公孙灿骂骂咧咧地打了个出租车，急匆匆向酒馆冲去。

魏博士是他们这一帮伙计中学历最高的人，历史专业，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。公孙灿坐在出租车里，感慨人生的际遇，两个从小玩到大的兄弟，同样不学无术、招猫逗狗，人家30岁拿到了博士学位，他却在这里骗吃骗喝。

公孙灿不能说是一个好人，一帮朋友却交得知根知底，毫无芥蒂。他们推杯换盏，大口喝酒，大块吃肉。公孙灿这时好像想起了什么，问魏博士：“你这儿有没有关于大秦历史的书籍？”

魏博士以为公孙灿要写新书，于是说道：“我这儿没有，你说的是春秋战国吧？”公孙灿不置可否地点点头，他在想自己是不是疯了，因为梦到大秦的军队，所以要研究大秦乃至春秋战国的历史？笑话。

“不过，”魏博士说，“眼下有个机会，你可以试一试。”

“机会？”

“对。前几天我接到淄博方面的邀请，去参加一个齐商论坛的学术研讨。我没有时间，如果你感兴趣，可以代替我去。”

“齐商论坛……”

“淄博曾是齐国国都，也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圣地。”

“有人招待吗？”

“有专人接待，地点在山东理工大学。那里有个研究齐国文化的基地。如果去了，招待肯定不错，因为邀请的全是学术精英和大学教授，走之前说不定还会有礼品相送。”

公孙灿的眼睛一亮，学术研讨就算了，他图的就是个吃喝。

他马上就答应了。

他的本事是善于忽悠，能把胸中的半点墨化成一池子，更何况他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并不陌生，平时看的闲书，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凭他潇洒俊朗的外表，凭他三寸不烂之舌，不会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

“你就等着瞧好吧，”公孙灿笑着说，“一个崭新的魏博士将闪耀齐商论坛。”

“我担心的并不是你能不能闪耀，”魏博士说，“而是你別闪耀过了头就好。”

作为高中同学，他太了解这个公孙灿了。

动身之前，公孙灿收到了一张“藏宝图”。

这张“藏宝图”让他哭笑不得，因为它是爷爷亲手绘制的。

爷爷当天喝了点酒，又把照片的故事叙说了一遍。因为听过一次，所以公孙灿觉得毫无新意。

“你难道不想知道，这个地方在哪儿吗？”爷爷问他。

“如果这是真的，”公孙灿更像在自言自语，“也许会是个很有趣的地方。”

“真的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在说假话？”

“不，我是说……您应该赶紧把这地方画出来！”

公孙灿拿来纸笔，装作迫不及待的样子。爷爷老了，不管说什么，他都得听着，哄着。

“只要爷爷开心，哪怕他说见过外星人，我也会相信的。”他想。

“藏宝图”用蓝色钢笔绘制，爷爷是老八路出身，绘图的功底还是有的。只是线条曲曲折折，显然是年纪大，运笔时哆哆嗦嗦的缘故。当这张图出现在公孙灿眼前的时候，透过简单勾勒的线条，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兵马纵横的战国。他手握宝剑，驰骋疆场，斩敌将头颅如探囊取物。他快马飞奔，似乎在找什么人，远处模模糊糊有一个女人的影子，绰绰飘带，韵韵柔情……

“把这张图和照片一起带着。”爷爷说。

公孙灿一个激灵，如大梦初醒，刚才的一切，仅仅是个梦吗？

来不及细想，公孙灿带着地图和照片坐上了去淄博的大巴。

他甚至没有询问，那张地图标注的地点在哪里，也许他只是为了让爷爷安心，把这件看似可笑的事情搪塞过去。什么年代了，还藏宝图？公孙灿笑着摇摇头，胡乱把地图和照片塞进行李箱。他的看家本事是胡吹海侃，舌头在不在？好好的，那就一切都没有问题了！

公孙灿在车上预备好了“台词”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

严丝合缝，不会出半点问题。他后悔拿的行李箱太小，如果赠品太多，自己再“顺手牵羊”拿点什么，兴许就装不下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公孙灿被电话铃声吵醒，睁开眼，淄博已经到了。

“你好，对，我是公孙……不，对对，我就是魏博士。”

公孙灿想，自己是不是睡糊涂了？上来就差点穿帮！

他提着行李箱，四处寻找接站的人，打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孩，凭他多年的阅人经历，应该长得不赖。尽管有了心理准备，但真正见面的时候，公孙灿还是惊呆了。眼前的女孩长发披肩，身材修长，一张俊俏的脸可爱清纯，公孙灿已经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词去形容这种美了。

“您……没事儿吧？”女孩问。

“没……”公孙灿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李箱歪了，“你就是那个来接站的历史学家？”

“是的，我叫上官雪薇。魏博士，欢迎来到淄博。”

说完，这个叫上官雪薇的漂亮女孩指了指旁边的车：“请吧。”

“还是双眼皮儿呢。”公孙灿此时想的居然是这个。

公孙灿很为自己的严重失态而懊恼。

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他就糗大了。

这是一辆老式北京212吉普车，敞篷撤去，风吹过来，非常惬意。

“魏博士是第一次来淄博吧？”上官雪薇问。

上官雪薇的声音很柔，这是一个温柔的女孩，走路的时候就能看出来，风姿绰约，旖旎动人。公孙灿被上官雪薇轻柔的声音击中了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
“是的，第一次，很美。”公孙灿有些语无伦次了。

“很美？”

“哦，我是说，淄博这个城市很美。”

握着方向盘的上官雪薇被紧张的公孙灿逗乐了，发出银铃般的笑声。

“魏博士，您可真有意思。”上官雪薇笑着说。

公孙灿已然醉了。

公孙灿坐在客房里，魔怔了。

他眼前晃动的，都是上官雪薇的影子，耳朵里回荡着上官雪薇的笑声。

上官雪薇把他安顿好就走了，这是个离山东理工大学很近的商务酒店，规格很高，条件很好，但公孙灿的心思全被这个丫头勾走了。他觉得上官雪薇很面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于是想到之前做的那个梦，千军万马中那个绰绰飘带、韵韵柔情的影子。对，就是她！

公孙灿隐约觉得，他这次淄博之行要告吹了，他本来是想混吃混喝，不是来泡妞儿的，但上官雪薇此刻已经把他的整个心都掏空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在心里反复问了自己好几遍，才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

他决定做点什么，于是掏出手机，给上官雪薇打了个电话。

“晚上能一起吃个饭吗？……理由……学术交流怎么样？……好，晚上见。”

挂了电话，公孙灿觉得很可笑，他这辈子约女人吃饭，第一次用到“学术交流”这么蹩脚的由头。

然后他洗了个澡，换上最得体的衣服，一米八三的伟岸身躯在镜中铮铮挺拔。当他再一次审视镜中自己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自己的装束变了，已然变成金戈铁甲的将军，佩剑，威风凛凛。

他朝脸上扇了个耳光，怕这种幻觉影响了晚宴。

上官雪薇对公孙灿应该是有好感的，不然，她不会露出那种少女般的娇羞。

公孙灿的观察很仔细，任何细微的情感波动都逃不过他的眼

睛。上官雪薇当晚穿了一条纱质连衣裙，粉白的小臂露在外面，身上隐隐散发出摄人心魄的女性独有的香味。这种香味很要命，公孙灿的嗅觉被俘虏了，他想起丛林里的某些四脚动物，就是靠尿液的特殊气味来刺激异性的。

想到尿骚，公孙灿的啤酒喝不下去了。他只要了一瓶啤酒，吃饭的时候和上官雪薇东拉西扯，主要是他在扯，上官雪薇用她粉白的小臂支撑起头，静静地听他讲演。上官雪薇的眼睛很大，白的地方很白，黑的地方很黑。

“我是不是说得有些多了？”公孙灿有些歉意。

“没有，”上官雪薇天使般的容颜在月下分外动人，“你说的东西，我很喜欢听，只是我们好像没有谈论到历史。”

“但这与历史并不冲突，广义而言，我们正在进行的一切，都会变成历史，因为时间在和我们赛跑。”

想到这里，公孙灿有些失落，他希望齐商论坛可以多开几天，但眼下，一天竟就这么匆匆过去了。

没有提议，像是约好了，他们慢慢走进附近的公园。

刚进入口，夏天的燥热就一扫而光，一阵清爽的气息迎面扑来。他们并肩走着，公园很静，没灯的地方很黑，偶尔有几个闲坐的人，情侣们躲进暗影里，悄无声息地接吻。

公孙灿此时很想牵着上官雪薇的手，她的手肯定很嫩，摸起来会让他心潮澎湃。上官雪薇的话不多，她跟着公孙灿，像一只随时准备依偎过来的小鸟。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只在公孙灿初恋的时候有过，奢侈得有些不像话。

“你看那盏灯，”公孙灿没话找话，“像不像古代的兵器——戈？”

上官雪薇笑了，虽然她笑得很隐蔽，还是被公孙灿捕捉到了。

他这才意识到，这是他今晚唯一涉及关于“历史”的话题。

齐商论坛终于开始了。

“魏博士”公孙灿由于晚上没有休息好，所以一直在打瞌睡。上官雪薇的眼睛也有些肿，显然也是失眠了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的美丽。她静静地坐在公孙灿的旁边，数次把几乎歪倒在自己身上的公孙灿扶正。作为主办方山东理工大学历史系的女教师，上官雪薇对这个“魏博士”多少有些好奇，他是因为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才获得这个参加齐商论坛的机会的，而现在，他却睡觉！

正在发表讲演的，是来自日本的川岛泓野。他是国际权威，对春秋战国的历史，尤其是齐国的历史颇有研究。上官雪薇不想让“魏博士”失去这个机会，摇他几下，这个家伙居然发出了鼾声。

川岛泓野的讲演非常成功，台下雷鸣般的掌声就是证明。他用标准的汉语说了声“谢谢”，上午的活动也就结束了。很巧的是，公孙灿这个时候醒了。

“你很会挑时间啊！”上官雪薇被气乐了。

她生气的时候很好看，有着小女人撒娇时佯装的嗔怒。

“讲的也并不怎么样嘛，”公孙灿舒筋活背，“比如他对齐人的描述，并不是那么英勇善战，这是恭维你们淄博人用的。历史上的齐人，爱音乐，爱宠物，爱赌博，爱体育，几乎和现在的淄博人没什么分别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战国时期的齐人，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，属于享受生活的类型。而川岛泓野的论断，倒很适合秦国，因为秦国一开始是小国，西戎，蛮夷之地，他要生存，必须打仗，就像二战时期的日本，以寄生在别的国家身上，来满足生存的需求。”

“你在听？没有睡觉？”上官雪薇此时对公孙灿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打着呼噜睡了一个上午，却把川岛泓野讲演中最核心的漏洞挑了出来，而且反驳得有理有据，这样的博士，上官雪薇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“我确实睡了一觉，”公孙灿调皮地冲上官雪薇眨眨眼，“因为这样的讲演实在过于拙劣了。”

“他可是国际权威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不如我们出去走走？”

上官雪薇老老实实跟在公孙灿的身后，她很安静，没有多少话，每次和公孙灿讲话都是微笑着。和上官雪薇在一起，公孙灿觉得自己不再那么浮躁了，他甚至产生这样一种感觉：带着上官雪薇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建一座足够遮风挡雨的房子，跟她安安静静地走完这一生。

“你是个很奇怪的人。”上官雪薇说。

“哦？是吗？”公孙灿耸耸肩，“我倒是觉得，那个川岛泓野比我更奇怪。”

“他是本次齐商论坛的发起者，性格倒是比较怪异，这可能和他的身世有关。他的爷爷据说参加过侵华战争，被俘虏过，回国后就剖腹自杀了。”

公孙灿停下了脚步。

“川岛……”公孙灿反复念叨这个名字。

“不好，”他说，“开车带我回宾馆！”

上官雪薇的北京212吉普车几乎是漂移着停到路边。

公孙灿从车上跳下，一边跑，一边掏房卡，一路撞飞了几个房客。

他打开房门，找出行李箱，并没有发现翻动过的痕迹，地图和照片还在。上官雪薇随后赶到，她显然是累着了，掐着腰，一脸焦急的样子。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上官雪薇的声音依然恬静。

“没什么，”公孙灿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可能是我多虑了。”

他想到刚才上官雪薇的汽车漂移，觉得这个漂亮女孩实在不简单。

是夜，公孙灿请上官雪薇看了场电影。

虽然同样和历史无关，上官雪薇还是答应了，她已经习惯了并不怎么谈论历史的“历史学博士”。夜很黑，空气很潮湿，天耷拉着脸。他们坐在一起，宛如一对情侣，上官雪薇被公孙灿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脸一直红到耳根。公孙灿在想，他是否应该坦白自己“魏博士”这个冒牌身份，假如上官雪薇知道他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骗子，会不会离他而去？他又在想川岛泓野的事，如果川岛泓野的身世是真的，那么这个日本人一定不会忘记几十年前的事，极有可能，他就是爷爷当年俘虏过的日本军官的后裔。

突然，公孙灿感觉手臂被掐了一下，再看上官雪薇，她的脸色已经变了。

“怎么了？不舒服？”公孙灿关切地问。

“没事。”上官雪薇显得非常痛苦，咬着嘴唇说话。

“我们还是回去吧？”公孙灿想扶她起来。

“等一等，”上官雪薇闭上眼，“我头晕得厉害。”

电影开演20分钟，公孙灿就扶着上官雪薇提前退场了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都因为我，3D电影看不成了。”上官雪薇虚弱无力地说。

“这有什么，一场电影而已。”公孙灿握着上官雪薇的手，此刻，她的手心汗涔涔的，很凉。

淄博的夏天说变就变，走到电影院门口，雨已成瓢泼之势。

上官雪薇的身体已经瘫软，她急需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。公孙灿想了一下，脱下外套，披在上官雪薇的身上，然后背起她，瞬间冲入雨雾。

路上已经有了积水，公孙灿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。

上官雪薇伏在公孙灿的背上，柔嫩的胳膊搂着他的脖子。她的皮肤很好，白皙滑腻，公孙灿很想低下头亲一下她的胳膊，哪

怕蜻蜓点水地一吻也行。他的半截儿裤子和鞋已经湿透了，幸好离宾馆并不太远，很快就到了。他把上官雪薇扶进房间，烧了一壶水，让她在自己的床上躺一会儿。

安顿好一切，公孙灿又去药店买了一盒藿香正气液，上官雪薇说她自己得的是肠胃性感冒。公孙灿活了30年，第一次听说，感冒还有“肠胃性”这一类型。他打着伞，淄博的雨夜很空旷，虽然有点冷，但他很为自己能替上官雪薇做点什么而高兴。回到房间，公孙灿督促着上官雪薇喝下一支藿香正气液，也许是味道不太好，上官雪薇吃药时的表情很痛苦，这反而把公孙灿逗乐了。

“你今晚就在这儿睡……我打地铺。”公孙灿指指地板。

上官雪薇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，等于答应了。

公孙灿做了一夜的柳下惠。

之前，他用这一招儿骗过不少女孩，骗她们上床。

但是现在，那些乌七八糟的想法居然没有了。上官雪薇太善良，太单纯，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。如果对这样的女孩下手，公孙灿就是畜生，甚至禽兽不如。或者说，上官雪薇就是一朵圣洁的莲花，他不忍心去摧残，他下不了手。

公孙灿夜里起了两次，一次上厕所，一次给上官雪薇倒水。

上官雪薇睡得很沉，她果然对公孙灿没有一丁点儿的防备。

喝完水，上官雪薇再次睡去，长长的眼睫毛楚楚动人。

公孙灿觉得，自己的“一世英名”注定将在今晚毁于一旦，于是赶紧滚回地铺。

床上，上官雪薇不易察觉地翻了个身。

公孙灿醒来的时候，上官雪薇已经走了。

桌上是一碗打包好的热汤排骨面，是上官雪薇给他买的早饭。

公孙灿不知哪根神经跳了一下，差点哭了。

第二天的齐商论坛，公孙灿还是睡着“听”完的，好像他专

门赶过来参加这次活动，就是为了睡觉。

上官雪薇的肠胃性感冒已经好了很多，她穿了一件红黑格子的领花连衣裙，就像一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徘徊在罗马街头的漂亮姑娘。

“你似乎不太喜欢这个活动。”上官雪薇有些失望地说。

“这个活动很好，”公孙灿说，“但我不喜欢高谈阔论的人，不喜欢专家，尤其是日本人。”

“你指的是……川岛泓野？你们有私人恩怨？”

“没有，但他们至少应该为几十年前的战争道歉，而不是在这里夸夸其谈。他们把中国历史研究得那么透彻，甚至包括2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，比我们自己还要了解，套用厚黑学的理论，这里面难道不会包含什么阴谋？”

“阴谋？”上官雪薇觉得很不可思议，“是不是言重了？”

“你不这样想，是因为你是一个好人，而坏人是无处不在的。日本人早在‘九一八’事变之初，就将中国的地理地貌勘察得一清二楚，在他们的军事地图上，中国大地上的一口井、一个山包，都被标注得明确无误。所以，当年的中国军队打败日本军队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军用皮包，拿日本人的军事地图为我所用。当你的敌人了解你胜于你自己的时候，就是最危险的时候。”

上官雪薇用一种十分复杂的眼神注视着公孙灿。

他不像一个历史领域的博士，但见解独到，脑子里装满稀奇古怪的想法。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四处留情的浪荡公子，但昨晚规矩得像个绅士。她想起从电影院里出来，伏在公孙灿的背上，他的背暖暖的，有一种特殊的温度，还有一种男人特有的雄性气息。他把自己背到宾馆，她身上是干的，他除了背，身上都是湿的。那一刻，上官雪薇很感动。

齐商论坛还没结束，公孙灿就拉着上官雪薇“逃课”了。

“与其听他们胡扯，不如你带我逛一逛理工大学。”

“好吧，”上官雪薇做了一个先走的手势，“请……”
山东理工大学郁郁葱葱，但公孙灿的心思不在这上面。
他们不知走了多久，穿过多少楼群，周围静得有些甜蜜。
公孙灿下定决心，打算把真相和盘托出。

“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……”公孙灿还没说完，不知从哪间办公室里传来川岛泓野的声音。公孙灿示意上官雪薇不要出声，悄悄凑近声源发出的窗户，没错，是川岛泓野。

上官雪薇有些紧张，但公孙灿已经没工夫观察她的表情了。

“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地方，它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”川岛泓野说。

“但我们只有一张照片，地图也很难看懂。”另一个人说道。

“这都不是问题，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：有志者，事竟成。齐商论坛汇聚了这么多学术精英，我相信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我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他们会帮助我们，找到2000多年前的齐国宝藏？”

“我确信如此，因为其中有一个人，对我们很有价值。”

虽然只偷听到几句，但公孙灿已经大致明白了。

照片，地图——他早就被上官雪薇出卖了。

再上官雪薇，她低着头，可怜极了。

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切都只是个圈套，而他竟浑然不觉。

怒不可遏的公孙灿一脚踹开房门。

里面是间暗室，墙壁投影仪上显示的，正是公孙灿行李箱中的黑白照片。

“卑鄙！”公孙灿重复着电视剧里最常用的台词。

“原来是魏博士，”短暂的慌乱过后，川岛泓野恢复了镇静，“或者，我应该称呼您公孙先生。”

“果然是有备而来！”公孙灿哼了一声，斜眼瞟一下上官雪薇，她站在旁边，已经有些手足无措了。